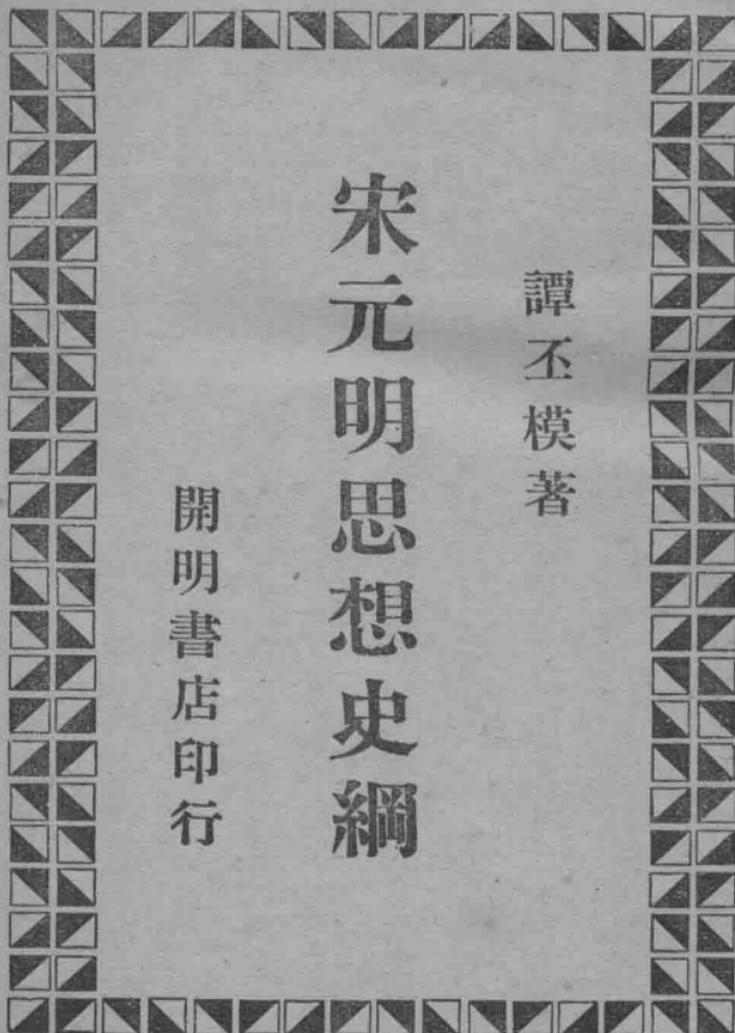


宋元明思想史綱

譚丕模著

宋元明思想史綱

開明書店印行



李鶴鳴先生序

十年以前，我和幾個朋友，曾經計劃過編纂中國社會發達史的工作，並會利用一個出版機關，用重酬徵求這類的著作。但當時絕無應徵之人，我們也因為工作忙碌，對這方面的研究，沒有什麼成就。實在說來，用科學方法改編中國歷史，是極重要而又極繁難的工作。這種工作，要靠有多數人分別就中國史的各時期和各部門，先做分析的研究，日積月累，然後纔能進行到綜合的研究的階段。

最近幾年來，研究中國史的人逐漸增多，他們所發表的著作也不少，這種現象，比較十年前是進步得多了。雖說中國史的研究，目前還在蒐集材料作分析的研究的階段，而上述那些著作中，確實有一些良好的東西，值得我注意。

譚君丕模，近年來在民國大學講授宋元明學術思想一科目，積多日之研究，寫成了宋元明思想史綱一書。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著作。

這勞作的特徵，約有以下四點：

一、從嚴正的科學的立場，就宋元明時代漫無條理的思想範疇及流派，重新作科學的劃分，理出

一個整然的體系

二、根據「思想是實際生活反映」的原則，探求宋元明時代思想之最後根源——經濟生活，闡明思想所以產生的必然性。

三、從哲學的觀點，指出宋元明時代思想家的哲學的派別，如周敦頤之觀念論，李覲之實用主義，朱熹之二元論等等。

四、從階段的立場，說明王安石變法和司馬光反對變法的兩大政治運動，重新估評這兩大運動的歷史意義。

照以上幾點說來，譚君這部勞作，確實有很多的新收穫，所以特在這里寫幾句話，向讀者們介紹。

李達 民國廿四年七月卅日

吳檢齋先生序

舊同學譚丕模君，多年從事於宋元明理學研究的工作，現在把他的心得寫成一本名爲宋元明思想史綱的小冊子，要我作序。我覺得在所謂「太極河洛天人理氣」的模胡影響的王國裏，能夠用哲學的立場，歷史的方法，去發現牠的真實：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和有效能的創作；雖然用新觀點去研究舊歷史的並不創始於譚君此書。

我對於宋元理學，素無修養和認識；祇能把粗疏的直觀所得，略陳於下方。同意的可作爲補充，不同意的可作爲貢獻：

陸子靜說：「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南海北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心」是思維，「理」是思維的範疇或路線。但是，思維是決定於存在的。假使物質的基礎——存在——不同，那反映出的心理當然不同；不必說東西海千百年，就是同時同地的人，「心」和「理」也幾乎不能相喻。子靜的老兄子美說：「治

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以所入留十之二三，毋毀所蓄以壞定規，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我想：一箇衣租食稅的世襲地主——陸氏是大地主，不能想像赤貧者瀕於飢餓線的悲哀，正和一箇無產者，不能想像豪紳所謂「皆當」必有「定規」等等的說教，是同樣的真實；這足以證明陸氏兄弟的觀念論的階級性，同時也證明了「心同理同」這半截公式，不能作為比附援引的護身符。

有人說：「易經的『乾』，即是阿賴邪識，爲萬法緣起，故曰『資始』，恆轉如瀑布，故曰『行健』；『坤』卽末那識，末那執我，故曰『得主』，恆審思量，故曰『有常』。同時也可以說：『行健不息』，即是永遠運動永遠變化，『龍』即是運動變化的象徵；『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即是對立性的交互滲透。」同時也可以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即是說：先有太陽系和地球而後才有動植物，而後才有兩腿直立的人類，而後才由雜交進到固定婚姻，而後才由母系進到父系的家族，而後才有封建的國家和各階層的領主和農奴，而後才建立好些『道德』『法律』等支配工具。」可是佛家的大乘，是從婆羅門勝論數論轉來的，唯物論辯證法，是從費爾巴哈黑格爾等轉來的；同時也是適應於牠們的社會基礎而發生發展的。誰敢全稱肯定說易傳的一切

環境，和唯識論辯證法的環境完全相同呢？所以我們應該把那「心同理同」的上半截公式，建築在社會基礎的「存在」上面，才可拿來作為批判哲學的基準。否則只是「概念的遊戲」而已。

我們應該從歷史上分析具體事實，從哲學上把握正確觀點；更困難的是：在支配者一手包辦的記載中去「伐毛洗髓」并「披沙揀金」，才能得到建設的材料。當然，我們要克服這種困難，並且正確利用這些材料，不要隨牠「散錢滿地」而沒有一條繩子來穿牠。

從別一方面觀察，宋元理學是比漢學進步些，雖然他們同樣是觀念論者。鄭康成說：「天帝有六方五色帝而外，尚有天皇大帝——北極燿魄寶。」鄭注中庸「天命之謂性」云：「木神則仁，火神則禮，金神則義，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他說仁義等是性，木火等是天，天一面是自然，一面是人格，同時又是空中的星座，同時又都有名有姓。這是多末幼稚素樸神祕多元的戲論啊！一到宋儒，他要求有一箇統一的世界觀和絕對的真理觀。所以把五行統於陰陽，再把陰陽統於太極，猶以爲未足，太極之上又加無極，將中庸和易經混合起來作為整箇的哲學體系。假如問漢儒，「太極是甚麼？」也許回答你：「是北辰，」再問「北辰是甚麼？」也許回答你：「北辰名叫燿魄寶。」若宋儒就高頭多舌，他說：「太極者究竟至極無名可名之謂也。」只將這點作比較，也可證明牠由較低階段發展至較高階段的歷史過程。

宋儒的修養，本竊自禪宗的「打坐」和「看活頭」，他的宇宙觀所謂「太極先天河圖洛書」，本傳自陳希夷。前者是周程張朱以至陸王等所通用的；後者那些圈圈點點方圓黑白種種玩意兒，只有朱晦菴大張旗鼓的宣傳提倡。因為道士傳下來的太極圖，加上五行的成分，竟把朱子攬得頭昏眼花，到晚年還鑽到注參同契，看風水的牛角尖裏去。但是他們在倫理的所謂「三綱」方面，意識的或非意識的都盡了很大的義務。尤其是朱子努力最大，黨徒最多，著作最富，又將神祕的太極圖載在「性理」書的頭上，證明「道之大原出天」，其實卻變成心猿孫行者頭上一道緊箍咒。當時的聖明天子，正好互相利用，於是四書小學近思錄，啓蒙本義等書，竟統治了六百餘年的科舉王國。除掉少數激烈分子，是從沒有覬覦非分的了。

然而歷史的「存在」，終究是要進展的，所以學術也不得不隨之而進步。即就方法論的考據方面看，也可窺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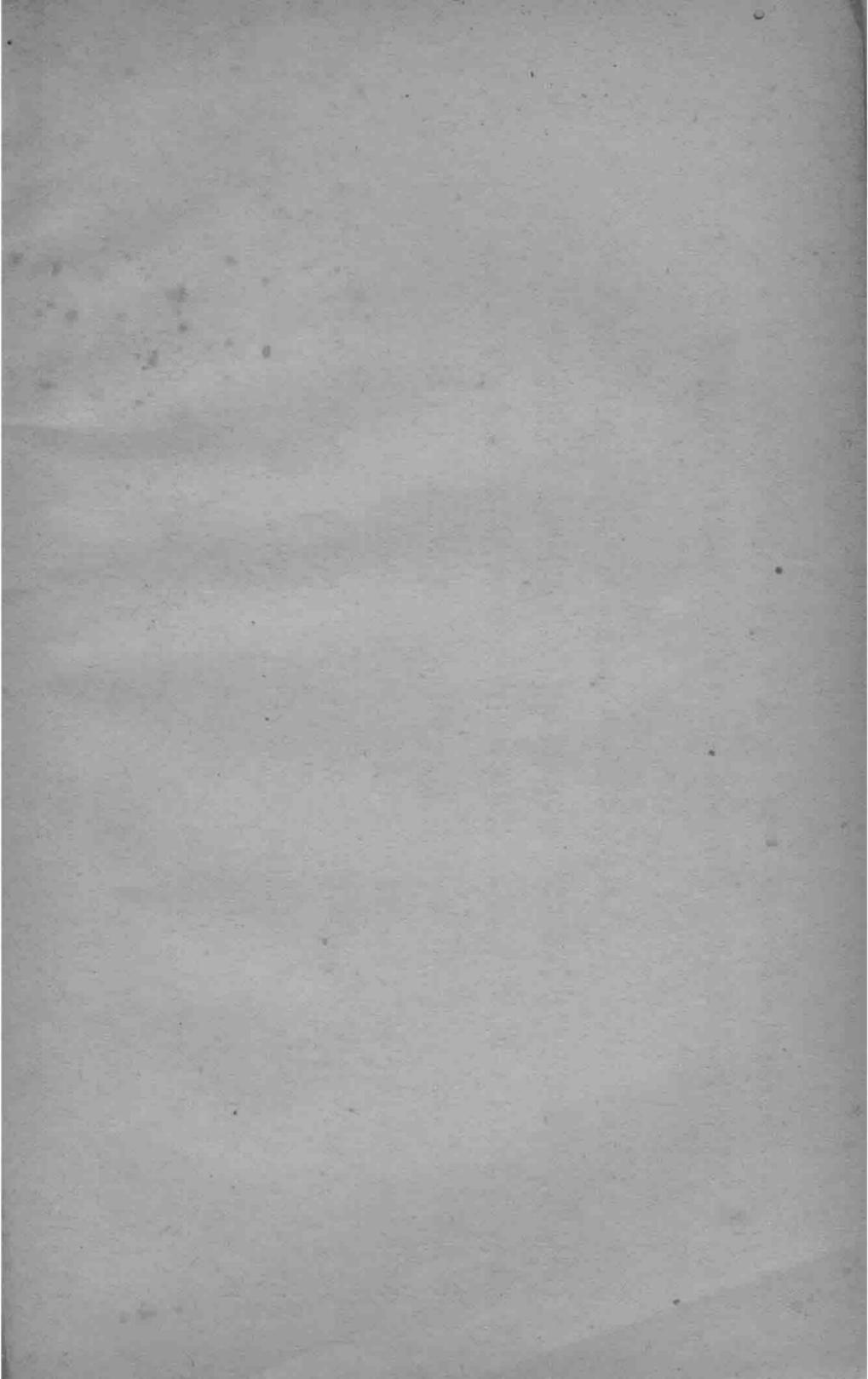
當時與朱學對抗的，一方是心學的金谿派，一方是經制之學的永嘉派。朱氏篤信「無極而太極」，陸象山即面紅耳赤的力爭「無極」二字不見於經傳，葉正則更根本否認「太極」二字是孔子之言。可是陸象山等的考據功夫，并沒有以「道問學」自命的朱氏那末結實，所以終竟不能損其毫末。

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葉正則袁機仲林黃中等都不信河洛，朱氏最後而且唯一的辯護武器祇有「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這一句。可是要知道顧命繫辭論語固然有河圖洛書之說，但並沒有說河圖是五十五箇圈子，洛書是四十五箇圈子！

朱氏疑心梅氏尙書是假的，誠然是驚人的發見。可是他建設「道統」又不能不把「危微精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善無常主協於克一」等格言，認為聖聖相傳的心印。不知「人心道心」是出於「道統」以外主張性惡的荀子，「制心協一」是出於不足齒數的王肅鄭沖之流。

一到清初，黃太冲兄弟閻百詩胡朏明惠定宇等，用精密的分析，廣博的立證，將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無極太極惟精惟一一切根本基礎，打得東倒西歪。俞理初很輕薄的說：「陳搏無機心，無是非，確見其人半明半昧如太極圖。」經過種種嚴重打擊，王國於是乎崩潰，道統於是乎瓦解了。我們知道哲學是跟着自然科學和科學方法的進化而進化的：清儒蘇州派的打倒宋學，和徽州派用「求是不求古」的口號打倒漢學或宋學，這或許是新興哲學將要發揮光大的曙光吧！

雜亂無章的寫了如上一番話，以復於譚君，并希望他不斷努力完成此種偉大工作。



目 次

李鶴鳴先生序

吳檢齋先生序

一 緒論 ······

1 宋元明時代思潮的總趨勢 ······

2 朱元明時代思潮的流別 ······

3 宋元明時代思潮的進展 ······

二 「北宋」時代哲學思想的各流派 ······

1 「北宋」時代社會諸矛盾 ······

2 大地主階層的哲學思想流派——形而上學的「理學」體系的形成 ······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A 理學的開山——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B 張載之氣一元論及復古的政治論

C 邵雍之「每況愈下」的歷史論

D 完成形而上學的理學體系之程顥的「心一元論」

E 洛社領袖——程頤的「心一元」論

F 作為大地主階層之政治哲學的司馬光的復古主義

3 小地主階層的哲學思想流派

A 李觀之「國用」說

B 王安石的哲學思想和其所謂「變法」的社會性質

三 「南宋」時代哲學思想的各流派

1 「南宋」時代社會諸矛盾

九

2 大小兩地主階層之調和論——朱熹的格物論

十四

3 大地主的哲學——陸九淵的主觀觀念論

十六

4 小地主的哲學

十八

A 葉適之「功利」說

二十一

四 「元」代哲學思想的各流派

1 「元」代社會諸矛盾 六

2 作為統治民族說教的哲學各流派 100

A 丘處機的老聃哲學之新發展 100

B 耶律楚材之佛學的「皈依」 101

3 地主階級的哲學——兩宋理學的承襲 106

A 許衡之行「漢法」說 106

B 吳澄之「道統」論 107

五 「明」代哲學思想的各流派

1 「明」代社會諸矛盾 117

2 大地主哲學思想流派 118

A 陳獻章之「名教」說

119

B 王守仁之「良知」說與「知行合一」論 一三
 C 王畿之「政教合一」說 一三

六 適應于明末社會之哲學思想各流派 一四〇

- 1 明末社會諸矛盾 一四〇
- 2 李贄之農民的哲學 一四一
- 3 劉宗周之地主階級的哲學 一四二
- 4 徐光啓之初期市民階級的哲學 一四三

七 結論——宋元明時代思想之史的評價 一七〇

編後聲明

緒論

宋元明時代思潮的總趨勢

「宋元明」時代——中世末期之中國思想界較之兩周及漢唐——中世早期及中期呈現着異樣。(照經濟史上的時代劃分，中世末期係包括從北宋起至鴉片戰爭的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到中世末期，小地主經濟在生產領域中占着優勢，都市的自由商人及行會手工業經濟在社會經濟的領域中漸獲得其重要的地位。具備了資本主義前夕的社會諸條件，在社會的經濟形態前進一步，建築於其上層而受其決定的意識諸形態也自然要跟着前進一步。以故「宋元明」時代的思潮，較之前代呈顯着異樣，能產生那達到觀念論哲學上之最高形態的「理學」，與帶有樸素的唯物論色彩的「實用主義」及素樸的科學知識。基於生產力發展和都市興盛的基礎上，印刷術便亦于此時發達了。這給學術研究的發展上以種種特別有利的條件，所以「宋元明」時代的哲學思想之發展，

並不是偶然的。

「宋元明」時代的思想家，如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諸人，都是從心性問題的研究出發。（即李觀、王安石也談過「心性」存于李所做的刪定易圖序論及王做的性情原性三文中，不過「心性」問題在李王的學問體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吧。）從「心性」問題而達到宇宙問題構成其哲學上之體系。所以他們所講的學問，固然廣博無涯，而「心性」問題，卻成為他們研究上的核心問題——講中和，講義利，固屬從心性上去說明；講王霸，講理氣，也是從心性上去說明；即講飛潛動植，做詩作文，也拿所謂「此心之全體大用」去兼括。所以「心性」問題，不但是哲學範疇的研究上之始點，而且依此以達到宇宙論，確定其存在，依於精神之一見解下，又構成其研究上的終點。例如被視為北宋典型的學者二程，他們會說：「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程頤語「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程顥語很明顯，他們是認為「心性」問題為構成一切問題的根源。又如南宋之理學巨子的朱熹，在確定其本體論上，也是同一態度的。他們沒有從觀念論的哲學的根源上去樹立其體系，而不會深入到那被視為構成宇宙之根源的「心性」的理解。降及明代，致力於理學革新運動的王守仁，則進一步以「致良知」為一切學問的張本，而喊出「良知即是天理」的口號來。中國地主階級的觀念論哲學，至此算是由王守仁而集其大成了。

然而他們從心性論出發何以能達到宇宙論呢？當他們一追究到心性之起源的究極上，在存在依於精神之一原理下，不能不達到玄學的有神論的解釋，把一切自然界社會界的現象的起源而歸結到「由無生有」之虛冥的作用——自然的主宰從而便不能不轉而認「心性」是由此而派生的一之觀念論的見解。這種自然的虛冥的主宰，在周敦頤謂之爲「太極」，張載謂之爲「太和」，朱熹謂之爲「無極而太極」，陸九淵則更進一步說「宇宙內事，卽吾分內事」，語錄這樣探究宇宙的起源，比之過去儒者只達到人生哲學，卽佛家之所謂第六識要前進一階段，竟達到佛家之所謂阿邪那識，卽第八識的境地。

他們治學的方法，不似漢唐的學者只是尋行數墨，記誦章句，而專從體貼二字着手。程顥說：「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王守仁說：「良知二字，是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這所謂以體貼、體悟爲治學唯一的方案，即是離開現實而專從心性上去虛擬玄構的參悟方法，所以走入了純粹的形而上學的發展。他們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讀書上，認爲森羅萬象的一切現象，無處不可以從心性上的體貼而悟出妙理來。因他們認客觀的存在，究極上都不是真實存在着的。所以周敦頤說窗前草不除，是「與自己生意一般」，程顥畜小魚數尾，說是「欲觀萬物自得意」，張載聽驢鳴，說卽此悟出仁來。觸機神悟，與漢唐學者只死守註疏的學風判然兩途。自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如李